

请您把目光

在这个不大被人注意的角落

作短暂的停留，

您会发现自己

有多么善良

和富于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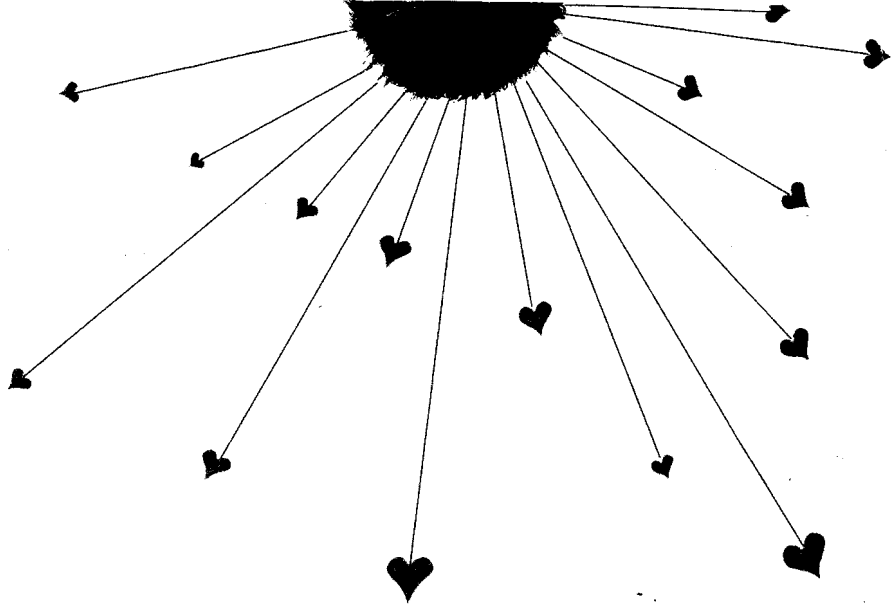
普  
爱  
山  
庄

航鹰 著

21世纪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普爱山庄

航鹰 著

21世纪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爱山庄/航鹰.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47-159-6

I.普... II.航...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498 号

- 书 名:普爱山庄  
作 者:航 鹰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9.5  
字 数:452 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1—7,000 册  
定 价:(平)28.00 元 (精)35.00 元

ISBN7-80647-159-6/I.12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 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致读者朋友

请您把目光在这个不大被人注意的角落作短暂的停留，您会发现自己有多么善良和富于爱心。

——作者

## 序 曲

北国的海总是波涛汹涌,难得平静,因为有风。

北国的林总是松涛飒飒,难得平静,因为有风。

北国的丘陵总是起起伏伏,难得平静,因为像女人喘息的胸脯。

在起伏不平的山林中,有一座以女人乳房命名的山,叫作妈妈山。这个地方的土话管母亲叫娘,管妇人的乳房叫妈妈,婴孩吮奶叫“吃妈妈”。妈妈山只是个不见于经传的土峰,在地图上找不到它。不知是山林大海的灵性所致,还是某种缘分的玄机,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女人和孩子的故事。

妈妈山成为女人们和孩子们的山,还得从妈妈庙说起。这里地处城市远郊,是一座圆鼓鼓胀嘟嘟的山冈,峰顶正中有高耸的突起,远远望去酷似母亲孕满奶汁的乳房。早先,山顶的“乳头”却是没有的,原是一座妈妈庙,香火很旺。远近的妇女生下孩子奶水少,都来求妈妈庙的娘娘保佑,听说很灵验。母亲们对于主管乳汁的神灵,都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的,不仅农妇们前来朝拜,城里的知识妇女也来祈祷。不知是娘娘的慈悲,还是乳汁的分泌受心理作用的影响,女人们在下山路上就觉得乳房膨胀,奶水簌簌,反正娘娘的法力算

是真奇了!

可惜,妈妈庙在“文化大革命”中叫红卫兵给砸了。人们怎么也想不通,如果真有能够保佑普天下的妈妈乳汁丰盈的庙宇,那不是至爱至善至美的神圣殿堂么?它又犯了哪家的天条呢?那些残忍地破坏母亲乳房的中了魔的男娃女娃们,难道不是吃娘奶长大的?不过,人间浩劫改变不了上苍的安排,圣地永远是圣地。别看没了庙,女人们照旧来这里拜娘娘。山上林木繁茂,守林人不许烧香,怕引起山火,她们就把孩子的生辰名字生肖属相写在纸条上,把纸条压在石头底下拜几拜,听说也很灵验。娘娘大慈大悲,不收香火钱也要保佑孩子们有奶吃,这名声就越传越远了。

妈妈山上本来没有多少石头,都是女人们从山下搬上去的,长年累月的,用来压纸条的石头越垒越多,那“乳头”也就越长越高。当年的妈妈庙荡然无存了,但那浑圆的山冈却越发高耸。峰顶因为有了无数婴儿的名字生辰和母亲们的祈祷,越发充满了灵性,充满了慈爱,超然成为一座更加神圣的天然庙宇了。

冬春交替时节,上山祈求乳汁的女人们发现妈妈山有了奇怪的变化。原先只有一条小河从后山绕过来,又顺着山谷形成哗哗的溪涧往山下流去。现在推土机开出一块块平整的土地,高高低低的平地顺坡而上状如梯田。他们从溪涧边挖出大量的土去平整土地,小河流经洼地便形成了明镜般的湖水。在紧靠湖畔的山坡上围起了栅栏,今后再上山就要绕路而行了。

这一天,几辆小轿车从城里驶来停在湖畔,从车里钻出几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男人们是一些普通的国内官员及随

员，两个女人有些特别：一位是年过四旬不施脂粉身披袈裟的削发尼姑，听口音是从海外云游而来的；另一位却是个长发披肩一身牛仔装的时髦女郎，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她俩一僧一俗一静一动一个素雅一个艳丽一个凝神敛目一个眉飞色舞，奇特的组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知二人是什么关系。

男人们簇拥着两个女人在湖畔浏览一番，然后慢慢爬上山顶，一边上山一边指指点介绍周围环境。来到山顶看见石块垒成的“乳头”，两个女人气喘吁吁向“乳头”奔去，看来她们早已知道了妈妈山的传说。尼姑肃立在这座神圣母性的天然庙宇跟前，双手合十念起经文。姑娘则绕着“乳头”从各个角度拍了许多照片。她俩在山顶合影留念，随后回到了山坡湖畔。

面朝湖畔的栅栏门口处平整出一片小广场，他们在这里逗留许久，姑娘又朝山上各个角度拍了许多照片。随员们早已从汽车上抬下来一块扎着红绸的基石，基石上刻着“普爱山庄”四个大字。

身披袈裟的尼姑在一旁捻着佛珠垂目诵经，然后拿起铁锹朝着基石撒了第一锹土。看来时髦小姐受过现代化健身训练，手脚麻利地抡起铁锹挥了一锹又一锹土。男人们一齐挥动铁锹把基石埋上了，完成了奠基仪式。

两上神秘女人走后，妈妈山又寂静了些日子，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过，这里要修建一座普爱山庄的消息还是流传开来。普爱山庄派什么用场？疗养院，宾馆还是度假村？好奇的人们到处打听。

守林人说，普爱山庄是一座孤儿院，妈妈山娘娘显灵啦，要养活一大群没爹没娘没奶吃的孩子。往后，妈妈山就热闹啦，看有多少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吧！



## 目录

序曲/1

### 上卷

一位尼姑十一位独身女人和四十个  
孤儿的出场/3

女孩心中会爬满蒺藜吗? /67

眼睛的多雨季节/132

### 下卷

离婚女人和老姑娘的心里都有一口深井/201

离婚女人和老姑娘都有一段未了情/278

是人生的驿站不是命运的归宿/335

### 外一卷 没有说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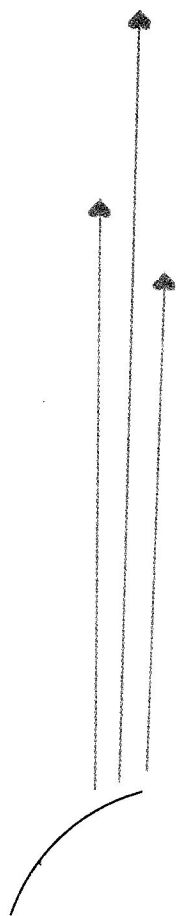
海棠花怎样教会弃婴哑女说话/429

白蝴蝶的复活节/495

孤雏也要鸣唱/554

后记/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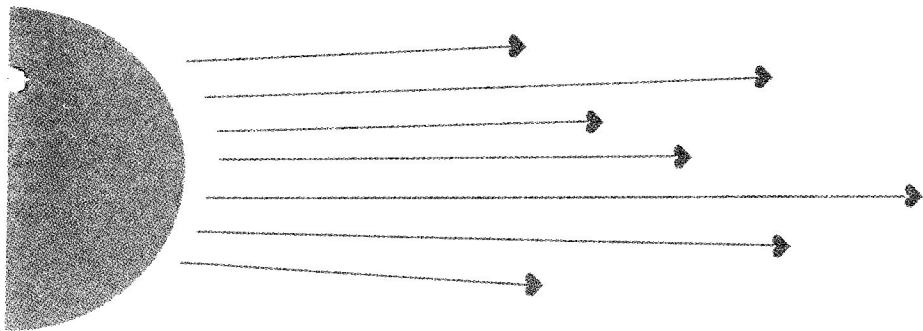




上卷

普爱山庄





## 一位尼姑十一位独身女人 和四十个孤儿的出场

—

春寒料峭，日映斜晖，妈妈山寥廓静谧。

从东坡松林里和西山坡柳林里分别上来了两个女人。她俩是从相反的两条山路爬上来的，彼此被山顶高耸的“乳头”挡住了视线。晚来的谷幽兰没有发现坐在柳林边缘的肖晶，而肖晶已经独自呆在这里很久了。

肖晶听见对面上来了人，从脚步声和喘息声断定是个女人。是啊，来这里的都是女人，是为孩子求奶水的母亲。大概只有我没结婚，更没有孩子，一个老姑娘跑到这里来……她这样想着，仰望苍穹默默苦笑了。天空旷蓝旷蓝的，连一丝寄托愁绪的白云都没有，让人的目光无处附着。

谷幽兰娇喘吁吁，把手里的石头往地上一放便瘫倒下来歇息，好不容易喘匀了气，掏了手帕来擦汗。她那单薄瘦弱的身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飞落在这里，一会儿又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她定下神来，便感到山顶上的凉意，身上的汗一下子收敛了，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荒草簌簌，漫山遍野都像在低低诉说着什么，侧耳聆听却又寂无声息。从纷繁闹市来到这无边无际的空寥境界，望望四周无人，她觉得自己所有的神经一下子舒张迸裂了，积压已久的委屈苦楚如同开了闸的洪水，“哇——”地一声痛哭起来。

肖昌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吓了一跳，心中好生奇怪，这个女人怎么了？她看不见新来的女人的面容，听这沉闷的哀号可以猜出女人有刻骨铭心的隐痛。但是，她并没有从柳丛旁站起来走过去劝慰她，素不相识，不该去打扰人家。多年的独居生活，使她的心灵封闭从不袒露心事，也从不探听别人的隐私。再说，独自一人面对大自然，最容易敞开心扉宣泄积郁，刚才自己上山来时，把写给妈妈的祭文压在石头底下，不也是跪着大哭了一场么？现在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如果这个女人哭一哭痛快，任凭她哭去好了。

谷幽兰抖抖瑟瑟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写好字的纸条，来到“乳头”跟前用石头把纸条压好，又抖出一块餐巾，在上面摆好一只装满牛奶的婴儿奶瓶，旁边摆上橘子汁瓶，小围嘴儿，婴儿衣服和一叠尿布。她一边摆放这些东西，一边哭着念叨：“孩子，妈妈来看你来了……请求你原谅妈妈，妈妈有罪，你能宽恕妈妈吗？要是你能够出生，预产期就在这两天了……今天就是你的……你的生日吧！妈妈来找你，妈妈来接你……我的儿子……”

肖晶听见“乳头”那边的女人的哭诉，心里一激灵：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出生的孩子，生日？今天……她发现自己无意中窃听了别人的隐私，知道不该再听下去了，便想站起来离开这里，但是那女人哭得正伤心，此时又不忍惊动她。或许她

祭奠完了会很快离去，如果让她先走可以避免她发现自己时的难堪……或是现在悄悄离开好一些，脚步声会不会惊动她呢？……肖晶正在踌躇，忽听那个不知什么模样的女人又痛彻肺腑地哭起来，只好呆坐不动。想到自己陷入偷听别人隐私的不光彩境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谷幽兰跪在祭品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脯低泣着：“天那，我一时糊涂做了什么事呀……一定是个儿子……儿子，你的小身子还没来得及……你光着身子冷吧？妈妈给你送衣服来了……你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娘的奶，就……饿了吧？妈妈给你送牛奶来了……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好妈妈呀……一念之差就……把你给丢了……儿子，你去哪儿了？原谅妈妈吧……”

肖晶越听越糊涂，却禁不住泪满双腮。不堪回首的遭遇和多年的形单影子，虽说早已造就了她心冷如铁，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啊！怎么经得起一位母亲，准确地说是一位本应做母亲的女人如此这般撕心扯肺的哭诉呢？这女人有些语无伦次了，孩子究竟是未能出生，还是丢了……由这位伤心的母亲，她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今天是母亲的忌日。“乳头”顶端石块儿底下压着她刚才放上去的纸页，纸页上只有两个端端正正的字：妈妈，还有一片泪迹。石块儿下面露出纸页的一角，在风中刷刷作响，好像有人颤抖着双手捧信阅读。这篇只有两个字的祭文，放在这荒郊野岭之巅奉给苍天一阅，任凭风吹雨打消失在大自然了。祭奠的话语无须写在纸上，早已刻在心上，那是发自女儿心底的呼唤……

妈妈，今天是您的忌日，二十一年前的今天，那是个寒冷的春夜，您含冤去世了……那时我才十三岁，我不该出卖

您。那件事，毁了我的一生，也毁了爸爸的一生……妈妈，我很想保存一件您留下的东西，哪怕是您的一根头发。但是，关于您的任何一件纪念品都没有了，书信、日记、照片、衣服……什么都没留下。有的东西被红卫兵抄了去，剩下的东西爸爸全给烧了……我想向您忏悔，想求妈妈原谅，连个寄托哀思的物件都没有，我心里感到很空，很空……

我知道这是爸爸对我的惩罚，他已经惩罚了我二十多年，终生都不会宽恕我了……他是那么爱您，是我毁了你们的幸福……但我多么希望您能宽恕我，我那时太小，不懂事，我不知道当年向红卫兵交出照片会逼您走上死路……是我毁了咱们幸福的家，可是我是多么爱您，多么爱爸爸啊……

你说过我出生时奶水不够吃，您曾来妈妈山求娘娘保佑……您没有留下骨灰，今天是您去世二十一周年，我只有来这里——妈妈为我祈求奶水的圣地叫一声：妈妈！您能原谅我吗……

“孩子，你能原谅妈妈吗？不是妈妈心狠，是你那狠心的爸爸把我气糊涂了……那些日子，我就像疯了一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谷幽兰泣不成声的倾诉着，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抹着眼泪满山遍野瞅啊瞅，似乎孩子就躲在哪棵树后和她捉迷藏呢！她痴迷地抓起婴儿奶瓶，用手指挤着橡皮奶头朝垒满石头的“乳头”这一侧转了过来，一滴滴牛奶洒在了地上。

啊！有人！她一下子惊呆了。上山时小路上明明没有一个人呀！看这女人静坐的样子已经来了好久了，这么说，一切都被她听见了……

谷幽兰万分惊恐地僵立着。

肖晶站起身来，万分尴尬地僵立着。

两个女人犹如两尊雕刻的石像。

山野神秘的回响震耳欲聋，却又沉寂得怵人。

两个女人离得这么近，彼此听得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

两个女人都嘴巴张大双目圆睁盯着对方。

这个忽地一下子的从阴影里冒出来的女人个子好高啊，一身黑衣阴沉着脸好吓人！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吧，皮肤已经褪去了青春的光泽，但还属于那种引人注目的女人，冷嗖嗖像一座冰雕女人！论容貌谈不上漂亮，细端详有许多可挑剔之处，明显的缺点归于一个“高”字——高挑的眉尖，高挑的眼梢，高峭的颧骨，高鼻梁撑着高额头，一双瘦削的陡肩拥着高耸的胸脯，再加上足有一米七的高个子，有一股居高临下的冰傲。真该死！偷听了人家的话，还用这种审视的目光盯着人，紧闭的薄嘴唇有一种拒人千里的敌意。今天碰上这样一个女人真是晦气，还叫她窃听了自己心底的秘密……

能发出那么大的哭声的原来是个这样瘦弱的小女人！白白细细简直像个面捏的病西施。眼睛已经哭成了红桃儿，看不出本来的形状了。小巧的鼻子和嘴唇儿，再配上尖尖的瓜子脸儿，算得上个楚楚动人的东方美人了。只是脖颈这么细，下巴底下松弛的皮肉暴露出不再年轻。手腕也枯瘦得可怜，还有这单薄的腰身，若不是穿着风衣，简直像一片儿半透明的纸人儿！这是怎样一种惶恐遽猝的目光啊，受惊的小鹿似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一只狼，一只老虎。这事情真讨厌，难怪我偷听吗？谁叫你上山来就又哭又嚎呢……

终于，高个子女人恢复了一丝活气，喃喃地嘟哝了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说罢，她转身拾起自己的衣物，朝着丛林中的小路下山去了。

剩下的女人“石像”仍然一动不动，只有双眸在闪烁，目光追随着下山的女人在丛林小路中时隐时现的身影。糟糕，不知后山还有这样一条羊肠小道。老天保佑，今生今世别再遇见这个可怕的高女人！

风止了，松涛叶语沉寂了，万籁无声中却犹如雷鸣当空。夕阳，为丛林的稍稍叶叶都镀上了一层熠熠红金，山野却显得分外薄明清冷，透着一种空灵恬淡的韵律。大自然冷漠地注视着尘世的纷扰，却又无处不散发着摄人心魂的美。

## 二

普爱山庄的施工速度很快，一座一座小洋楼顺着山坡显出了框架。盖房子的同时，修路工人在修山路，水电工人在接通电线和自来水管，园艺工人在种花草，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门入口的小广场上，搭起了一个木棚子，里面从早到晚叮当作响，那是一位雕塑家在创作一组汉白玉石像。在作品揭晓之前他不许任何人看，连工程总管石黑玺也无权进入工作棚。

石黑玺是个黑瘦矮小的半大老头，细如席缝儿的小眼睛隐没在沟坎深陷的皱纹里，蒜头鼻子大嘴叉，紫色的厚唇总像挨饿受冻的样子，秃头顶，窄瘪肩背胸细脖儿，火柴棍般的胳膊腿儿，整个一根腌蔫了的黄瓜。他是市民政局的干部，自从局长派他来当普爱山庄的院长，他就搬到工地来住了。虽然他心里对这个要和女人孩子打交道的新职务感到困惑，但



复员军人的身份使他早就养成了以服从为天职的素质。普爱山庄的设计图纸是经捐赠人审定的，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一丝不苟地完成施工，然后把山庄办成一座孤儿们的乐园。

这些日子，不断地有一些官员坐着小轿车来工地视察，却不见那位捐赠人海外尼姑和陪同她来奠基的时髦女郎。石黑玺心里很纳闷，他还没有见过她们。过去，他只习惯于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方式，不知怎样和海外华人特别是佛界人士相处，这也是个新的难题。

有一天，石黑玺从城里捧回一块黄灿灿的铜牌。牌子制作得很精美，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刻着醒目的大字——“普爱山庄”，在大字下面刻有几行娟秀的小字：

献给普天下渴望母爱的孤儿们

释镜智

1988年2月17日

石黑玺这才知道那位海外尼姑法名释镜智，至于那位漂亮女郎与镜智法师有何瓜葛，还是无从知晓。石黑玺叫人把牌子镶在大门右侧的大理石门柱上，站在门外久久地端详着它。铜牌在阳光下闪闪夺目，照亮了他的眼睛。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孤儿院院长，可倒是如何当法呢？带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五十开外了，一切得从头学起。更难办的是，普爱山庄不同于一般的孤儿院，对孩子们将不采用寄宿学校式的养育方式，这里要建成一片真正的山庄，一座有许多家庭组成的村子！我的官职很奇怪，统领一群女人孩子，每一栋小楼都将住进一户村民。一般孤儿院有老师和保育员管